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十九至二十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九

諭

重刻

五朝冊寳尊藏

太廟禮成諭

朕承

上蒼眷佑

列聖垂庥平伊犁定回部闢疆二萬餘里回子伯克盡
為臣僕和闐良玉充貢内廷敬維
太廟尊藏
五朝册寶係隨時鐫造玉色長短未能一律用是選擇
精璆特派大臣董率敬造
五朝册寶全分以今歲孟冬時享恭奉入
廟舊有
册寶送至盛京

太室尊藏玉檢金繩虔申

對越聿昭我

祖

宗功德之成於萬禩甚鉅典也所有恭造餘存未鐫各

分朕親加檢閲其玉色與

五朝册寳相符者均編為廟字號嗣後有舉行册寳入

廟之事概用此玉以昭畫一其玉色較白而未能一律

者另編為喜字號將來朕歸政後嗣位之皇子崇上尊

稱即將此玉戍造册寳並嗣後皇孫皇曾孫輩有承事
東朝尊崇嶶號者皆以此等喜字號玉一體呈用永為
定制洪惟我
列祖
列宗荷
天之龍重熙累洽勤求治理不敢康寧用克上協
天心曁於朕躬纉緒承庥撫有方夏弗懈益䖍克集大
勲版圖式廓迄今年逾古稀猶日孜孜益不敢不敬

天益不敢不勤民自新疆底定以來伊犁將軍及駐劄大臣盡皆恪遵功令撫綏安輯仰體朕一視同仁德意新疆萬里無不安居樂土効悃抒忱即有一二滋事之臣如素誠高樸者皆不旋踵而敗露治罪不動聲色力加整飭俾享安全是以回部伯克内如色提巴爾第鄂斯滿等久在乾清門行走竭誠供役與内地臣民無異其派令採玉者亦皆歡欣踴躍共效子來我子孫繼序繩武敬瞻

冊寶當益凜

天命之難諶知守成之不易聯內外以同心設或稍存怠忽所用非人以致撫馭失宜則和闐珍產未必能源源而至又或意存徵索苛求苦累則不惟玉不可得而且别啟事端其所關係甚大思艱圖易可不慎乎可不戒乎用是諄切訓諭面命耳提我子孫當以朕此心爲心凝承

鴻貺篤念

前徽永存無疆之恤以保無疆之休庶無負朕反覆敎
誡之至意此旨著録三通一存内閣一存尚書房一存
内務府其敬承無斁欽哉

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

通鑑輯覽附録之載唐王桂王所以匹於宋之帝昺帝
昰以示萬世之實録也館臣以吳三桂為叛臣不書其
擒桂王由榔事而以屬之愛星阿夫愛星阿固為定西
將軍領兵而三桂彼時實為平西大將軍且必應殄滅

由榔三患二難之議發自三桂即後之進兵檄緬甸毆李定國降白文選皆出自三桂之籌畫其功固不可泯也然其諸籌豈實為我國家哉彼時伊已具欲據滇黔而有之之心由榔定國文選而在伊豈能據之哉蓋自古權奸無時無之亦無地無之三桂之必欲滅由榔實猶近日之阿睦爾撒納之必欲滅達瓦齊達瓦齊而在阿睦爾撒納必不能據準噶爾詳見西師詩及開惑論則彼之為我宣力皆所以自為也今昔相形三桂之奸計畢露又

何不可功則功之而罪則罪之乎其依國史三桂傳畫載其入緬事莫删昔許子將之相曹操兩言振其要而操亦喜適所舉二人頗甚類之亦在用之而已矣又在先覺之俾毋出我範圍而已矣

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鑑綱目續編諭

朕披閱

御批通鑑綱目續編内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通鑑一書關係前

代治亂興衰之迹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試問孔子春秋内有一語如發明廣義之肆口嫚罵所云予向命儒臣編纂通鑑輯覽其中書法體例有關大一統之義者均經朕親加訂正頒示天下如内中國而外夷狄此作史之常例顧以中國之人載中國之事若司馬光朱子義例森嚴亦不過欲辨明正統未有肆行嫚罵者朕於通鑑輯覽内存弘光年號且將唐王桂王事蹟附錄於後又諭存楊維

楨正統辨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春秋之義實為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見至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關右何異孟子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但以中外過為軒輊逞其一偏之見妄肆譏訕毋論桀犬之吠固屬無端即區別統系昭示來許亦並不在乎此也況前史載南北朝相稱互行詆毀此皆當日各為其主或故為此訕笑之詞至史筆係千秋論定豈可騁私臆而廢公道乎

夫歴代興亡前鑒不逺人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兢兢業業以綿億萬載之丕基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誠不在乎區區口舌之爭若主中國而不能守如宋徽欽之稱臣稱姪於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為墟即使史官記載曲為掩飾亦何補耶所有通鑑綱目續編一書其遼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應按照新定正史一體更正至發明廣義内三朝時事不可更易外其議論詆毀之處著交諸皇子及軍機大

臣量為删潤以符孔子春秋體例仍令粘簽進呈候朕閲定並將此諭冠之編首交武英殿照改本更正後發交直省督撫各一部令各照本抽改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特諭

命廷臣更議

歴代帝王廟祀典諭

朕因覽四庫全書内大清通禮一書所列廟祀歴代帝王位號乃依舊會典所定有所弗愜於心敬憶

皇祖實録有勑議增祀之諭令查取禮部原議紅本則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内具題爾時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詳細討論未免因陋就簡我
皇祖諭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
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煌煌
聖訓至大至公上自羲軒下至勝國其間聖作明述之
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馨香妥侑不特書生臆論無能
仰喻

高深即歷代以來升歆議禮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會議疏內聲明偏安亡弒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

聖意而實顯與

聖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正統則遼金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適足啟後人之訾議即因東西晉前後五朝有因篡得國擯而不列如操丕

不得為正統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在昭烈故雖以陳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奪萬世之公評至司馬氏篡竊以還南朝神器數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晉祚自不能掩其篡奪之罪其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緒承休即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從鈌畧況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一區夏時之相去三百餘年其間英毅之辟節儉之主史不絕書又安可置而不論至於後五代如朱温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

為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絶如綫然周
世宗承藉郭氏餘業憑有疆域尚不失為令主此而概
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後五代數百年間創守各主祀典
缺如何以協千秋公論他若元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强太
武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農亦可為偏安英主並當量
入祀典以示表彰朕前命館臣録存楊維楨正統辨諭
内詳晰宣諭以維楨所辨正統在宋不在遼金之説為
是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心天命之攸歸且檢閲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載明代崇祀古帝王位號原未列遼金二朝今

帝王廟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後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於何底是皆議禮諸臣有懷偏見明使後世臆說之徒謂本朝於

歷代帝王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

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宗紀綱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為雖十七年身

歷辛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
國者一例而論是以
皇祖釐裁將神熹二宗撤出而愍帝則
特令廟祀
褒貶予奪毫釐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臣於定議
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炎漢之亡亡於桓靈
而不亡於獻帝乎從前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審論斷
轉使昏闇之君濫叨廟食所議未為允協夫自古帝王

統緒相傳易代以後饗祀廟廷原以報功崇德至於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或奪要必衷於至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方協彰癉之義所有歷代帝王廟祀典著大學士九卿更行悉心詳議具奏並著於定議後交四庫館恭錄

皇祖諭旨並朕此旨於通禮廟饗卷首以昭般鑒歷朝

垂示萬年之至意

御製文二集卷九

御製文二集卷十

記

萬壽山清漪園記

萬壽山昆明湖記作於辛未記治水之由與山之更名及湖之始成也萬壽山清漪園成於辛巳而今始作記者以建置題額間或緩待而亦有所難於措辭也夫既建園矣既題額矣何所難而措辭以與我初言有所背

則不能不愧於心有所言乃若誦吾過而終不能不言者所謂君子之過予雖不言能免天下之言之乎葢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臨湖既具湖山之勝槪能無亭臺之點綴事有相因文緣質起而出內帑給雇值敦樸素袪藻飾一如圓明園舊制無敢或踰焉雖然圓明園後記有云不肯舍此重費民力建園囿矣今之清漪園非重建乎非食言乎以臨湖而易山名以近山而創園囿雖云治水誰其信之然而暢春以奉

東朝圓明以恒蒞政清猗靜明一水可通以為勑幾清暇散志澄懷之所蕭何所謂無令後世有以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及憶司馬光之言則又爽然自失園雖成過辰而往逮午而返未甞度宵猶初志也或亦有以諒予矣

安瀾園記

安瀾園者壬午幸海寧所賜陳氏隅園之名也陳氏之園何以名御園葢喜其結構致佳圖以歸園既成爰數

典而仍其名也然則創歟曰非也就四宜書屋左右前後畧經位置即與陳園曲折如一無二也四宜書屋者圓明園四十景之一既圖既詠至於今已歷廿年也土木之工廿年斯敝故就葺修之便稍為更移費不侈而一舉兩得也彼以安瀾賜額則因近海塘似與此無涉也然帝王家天下薄海之内均予戸庭也況予繾念塘工句有報而月有圖所謂魚鱗土備南坍北漲諸形勢無不欲悉安瀾之願實無時不廑於懐也由其亭臺則

思至鹽官者以籌海塘而顧其瀾之安也不寧惟是凡長江洪河與夫南北之濟運清黄之交滙何一非予宵旰切切關心者亦胥願其瀾之安也是則予之以安瀾名是園者固非遊情泉石之為而實蒿目桑麻之計所為在此不在彼也

永佑寺舍利塔記

自辛未奉

慈輦南巡於夫招提蘭若轉輪祝

釐無不庋掖

金根隨喜檀界乃識所謂金陵之報恩武林之六和歸而欲肖之以延

鴻筭無何而一不戒於火其一將成而圮逾玉毀於櫝有司者不能辭其責也雖然予豈肯以工作微過而責人於是一無所問且或者如形家之言北方其誠不可如南方之為塔乎則有誌過之作永罷塔而弗為然同時之建於熱河之永佑寺者不可中止恐其蹈轍乃命

拆其弗堅及築不如式者而概易之以石越十歲甲申
窣堵乃成巋然峙於避暑山莊較京師為尤北則堪輿
風水之論固不足憑此亦黙有以啟予之不必信八會
地節之濫陳禍福以聳聽乎若夫工匠於未經試繩墨
者棘手瞠目亦人情之常政不必畏難塗廢而棄前功
於無用也然是塔經營之初實為四衛拉特來歸西師
籌畫之始至自今大功告成伊犂耕牧日以闢而堵波
法輪舍利迴煥所謂有志者事必成儒釋雖殊途其理

則一也茲故詳誌其事而於刹土僧祇化城福田之說則畧之抑以金剛六如雖調御相好有所弗屑何有於塔也塔陰汾避暑山莊百韻詩歒闡

皇祖巡狩之義欲以示範永世乃予本意後之人讀是碑者當以繼

武詰戎為兢兢政不必以闡象教期利益為亟亟則思過半矣

荆山橋記

乾隆丙寅允尹繼善之請重修荆山橋越明年丁夘橋成而未有記丁丑壬午忽忽兩過之各有詩紀梗槩然亦未悉其肯綮爲之記也去年甲申用崔應階議濬微湖下游乃復疏剔荆山以資宣洩兹自韓莊遵陸往徐閱河長橋所必經兼欲洞燭源委因憑輿歷覽過北山口不一里許則逺橋之北梁兩旁麥田齊橋頂漸南田漸低見跨橋有隄高亦與橋欄齊以爲南岸矣至隄始知爲所除沙土積以成者實北隄也其内方爲正河

果深濬露石橋中間十九洞未全過水夏秋盛漲頗足容河南之隄之梁之田以次低髙與北同乃愕而吁曰有是哉橋之所以長圖容水也今束其中間為河而兩垂之餘出者棄之隄外豈資容納之計乎然南北之田以次漸髙者多與橋面齊平實亦無藉其橋之長如許也則有詩曰橋建茍非壼河疏功乃捐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因考張玉書為邑人張膽作重修橋記引周禮雨畢治道水涸成梁云云乃知此地故為沮洳之鄉橋之

築一所以釃巨浸一所以避泥潦疊土為路虞不固故
甃以石耳然舊橋長三百六十丈已屬過甚而重修者
乃至四百八十丈是甚而又甚矣舊橋所費財二萬六
千餘金今所增之石梁長未至一倍而所費乃至五萬
八千餘金是倍而又倍矣以是詢之尹繼善則稱承修
者為張宏運後以張家馬路工侵帑治罪然督察之未
詳自不能辭其責因思近有詠桃源耕者句云試豈欺
予者益受人欺敝非試為然尹繼善即其次矣然屢

受人欺朕亦豈能以觀過知仁自解哉傳云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朕本意也兹盜臣以他事抵罪則天網原未漏而既往不咎今亦仍置之弗問但記其詳悉如此使後之復修是橋者不更張大其事冒帑干咎而已耳雖然天下大矣萬幾煩矣必待目擊而後知其當否一人之聰明其與幾何可不畏哉可不勗哉

雪浪石記

丙戌春直隸督臣方觀承獲蘇東坡雪浪石並其故以

聞請移置苑囿予曰否否東坡之石宜置之東坡之雪浪齋而此何有焉然向過定州齋與石非不屢形之歌貌之圖而今又出所謂雪浪者真偽果孰是哉則稱今所出者乃所謂真稽其故葢自康熙初年有臨城令宋廣業者自定州移此石於彼建亭鑿池詩酒其間而有中山一片石之句其後亭圮石仆鞠為茂草衙之人或以為馬廐阜棧而繫馬於此石馬輙咆哮蹴蹋不敢遺溲戯草否則跛蹬病以斃人異之今牧趙州李文耀者

聞其事乃親詣臨城掘土覩沓沃之以水而石之上宛
露雪浪二篆題因以告之方伯是可信矣夫何信在是
其不可信即在是何言之東坡之石宜以東坡之詩為
準東坡之詩一則曰碣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
魂一則曰異哉礮石雪浪翻以詩質之則向置定州者
瓟屯磊磊有礮石之用焉若今之片石高且盈丈其不
可為礮石而非真益明矣既考墨莊漫録稱東坡帥中
山得黒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云云

則兹得之臨城者又實似之而向之定州所置者實不似馬夫東坡去今六百餘年風流太守一時遣興擒詞即瓦礫可為珠玉而必爭是非真偽於此時是不大可笑哉且也可移之中山而去即可移之臨城而來又安知他日之不可復移之中山而去哉然則向之形之歌貌之圖者為均誤耶曰不誤也形之歌貌之圖者自在東坡之雪浪石而不在礅石片石之間也是不可起東坡並向承予命圖中山雪浪石之張若靄而一問之矣

紀

恩堂記

圓明園之後記成於昔壬戌紀

恩堂之題額乃於今丙戌始風勉以亟為既鄭重以有

待事若相殊理則一致我

皇考之為圓明園前記也凡夫遵

訓勤民親賢勵己之要深切言之而於昔恭逮

皇祖鑾輿欣承

色笑綢繆懇款三致意焉予小子敬奉
先帝園囿此對時而此臨政故敬成後記申闡
皇考遵
訓勤民親賢勵巳之義惟日孜孜毋敢少懈黽勉亟為者
以此若今紀
恩堂之題額實因紀
皇祖之恩紀
皇祖之恩必有差所謂不負

皇祖之恩者是不易言也哉

皇考逬

皇祖詠

色笑者歲每一再舉行至予小子之恭詠

皇祖恩養育宫中則在康熙壬寅春即

駕臨之日而覲於斯堂之内云斯堂在圓明園寢殿之

左舊謂之牡丹臺即四十景内所稱鏤月開雲者向於

詩中亦經言及惟時

皇考奉
皇祖觀花燕喜之次以予名奏聞遂蒙
眷顧育之禁廷日侍
慈顏而承教訓即雍正十三年
詔尚以是為言故予小子自踐阼以來敬惟
古帝王所以凛承付託者不過於其考或偶於其祖若
予則
皇祖

皇考付託所洊重言念及此自視常若不足遑敢弛朝乾夕惕之志故凡出治臨民罔不盡心籌度日慎一日至於今三十年仰蒙

天佑内恬外闢政雖未臻上理而民則可謂粗安此所謂差不負

皇祖之恩者乎鄭重有待者以此夫人之論周室率謂太王欲傳位王季以及文王泰伯知而避去此非也蓋知子莫若父王季其勤王家實足以興周家也若泰伯

之不從朱子以為即夷齊叩馬之心予以為在夷齊則可在泰伯則不可何則從聖父以翦寖衰之商正也太王知泰伯有廉讓而無締構王季又聖故傳位焉是亦正也是知以及文王之言乃後人想當之談政恐後人之謬為比擬是以申而論之然則

皇祖之恩即所以

皇考之恩則先此之不敢遽云

恩者以有待也雖然豈一題額即可以告畢吾事而息

吾肩者哉苟吾志之偶渝即吾言之自寒矜矜焉惴惴焉將日觸吾目而警吾心且以告後來之入斯堂者賡繼繩而篤勤敬云爾

萬泉莊記

萬泉莊之名不見於日下舊聞春明夢餘録二書而經其地指其村者無不知爲萬泉莊若夫丹稜沜之稱互見於二書而經其地指其村以問諸土人則茫然不知所謂吾於是慨然歎千古紀載家之述耳食而鮮目擊

於是乎失實者多矣繼又思失實者固由彼之未平心精思廣諮博考不究乎實而不已然尚賴有此失實者存而得以考其是非辨其差訛則彼述耳食而鮮目擊者亦未嘗無小補於後世未足深怪也丹稜沜之說二書所載雖小異而謂出巴溝以達於高梁則同然其同歸於失實者寔亦在此葢丹稜沜本明戚清華園之蹟今暢春園其故址也園之前有水一溪俗所稱菱角泡子者疑即其地其水實由南而北巴溝在其南安能逆

流而上以入於高梁橋乎葢高梁之水自由玉泉發脉滙為昆明湖流為長河以經高梁而為通惠河其詳悉已具於向作之麥莊橋記與此無涉也今巴溝橋之名尚存而橋之南實有大沙泉小沙泉在焉其平地淙淙出乳穴者不可勝數與二書所載東雉西勾水入地中者頗合獨水盡向北流而從無涓滴向南者此為異耳夫水性就下人所易知萬泉莊高於巴溝巴溝又高於稜沂則水之北流而不南流不待燭照數計矣而猶有

此訛焉則吾謂朱彝尊孫承澤之述耳食而未目擊非刻論也且二人去今不過百餘年所記者又不過明季之事其訛已如此之甚溯而上之其紀載之訛又豈待燭照數計哉而又豈啻丹稜沜之與萬泉莊哉夫人皆知此為萬泉莊而泉之源又實在此此不可不正其名而核其實也因命所司建泉宗廟於此地若大沙小沙巴溝皆立碣以誌之而廟之内東西為池沼亭臺若干所其淙泉處亦皆與之名而誌之碣凡二十有八廟之

外噴出於稻町柳岸如盂漿如蹄涔者蓋不可勝記則萬泉之名益應在此而不可他屬因綜其大要樹以豐碑以證二書之訛如右云

泉宗廟記

萬泉莊之記記泉之源委泉宗廟之記記神所憑依或曰泉之數以萬而神之祠惟一其一以貫萬之旨乎曰然又曰知一以貫萬則玉泉山天下第一泉不既有祠乎其亦可以概之矣而又為是若殿宇若像設者不已

多乎曰否奚以然然乎然奚以否否乎否於是申其義而詔之曰天一之精流而為水四瀆四海一水而已綜而括之其神惟一散而分之各有所司非特此也一黄河而神之祠不啻數百十此謂之非合且不可而謂之是分又豈得乎故泉之所在神斯在焉則吾之構殿宇而嚴像設之意其亦如此而已矣且玉泉之水自西山諸泉伏流而來其義已見於向記茲萬泉之地實近長河之東提其伏流隱脈至此而一蓄一現於是乎泛濫

演漾溉町塍而資挹注仍一玉泉之功用也則以河瀆
神祠例之實亦不見其異而又何必言同哉祠之後為
傑閣奉北極以鎮之蓋亦取乎元武主水之義而所以
崇肸蠁祈昭育永灌注之利無旱暵之虞重農興穡則
吾之意實在斯乎實在斯乎因為之記而泐之廟前

御製文二集卷十一

記

學詩堂記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於伯魚之過庭也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尚矣然學詩者豈以駢四儷七叶聲韻譜練詞藻為能盡詩之道哉必於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事父事君之大端深入自得然後藴諸内則心氣和平發諸

外則事理通達於是言之文而行之遠不讀關雎麟趾不能行周官法度則有天下國家者尤不可不學詩也宋高宗命馬和之為毛詩全圖自書經以配之間亦有孝宗書豈和之始事於建炎而藏功於乾道阜陵補書以卒成之乎歷年既遠散失者多其在內府已登諸石渠寶笈書者凡九卷書成之後續得者又八卷而以新謚橋乃知向所藏或失之精覈者凡五卷夫真者既知其醇則贋者宜去其疵於是萃前後可信為真者都為

一笥別藏於景陽宫後殿而名之曰學詩堂後或有所得將以是證之而歸其笥焉各卷並為題識書之以傳信永世卷之甲乙以風雅頌為次第而不計書經者之前後其已登石渠寶笈今訂為偽之五卷則仍其舊亦各為識語書其後夫高孝兩朝偏安江介無恢復之志其有愧雅頌大旨多矣則所為繪圖書經亦不過以翰墨娛情而已豈真能學詩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惜乎吾不能揖讓於清廟明堂之閒也

抑齋記

予向居重華宮潔治西廂為書室而名之曰抑齋踐阼之後於凡御園行館據山水之佳適性情之雅可以凭棐几展芸編者無不以是為名示不忘舊也而向未有記夫記之意識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是也又記之言志也公府奏記進已志是也深居九重暇餘萬幾宵衣旰食之際左右史之職廢已久矣夫誰與記之而公府奏進已志其能陳天命之艱鉠屋漏之隱者亦鮮焉是

在自謹其起居自任其出令以代左右史之識凛顧諟欽幾微以通公府之志則抑齋之記尤不可不作於今日者也夫予向之所云抑者不過欲退損以去驕吝慎密以審威儀所為敬業樂羣之事耳若夫今之所云抑則豈數語所能盡者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抑也日盈則昃月盈則蝕抑也予臨萬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抑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抑也斯其大者至於一言之不謹一事之不慎其害將貽天下後世嗚

呼今日之抑之艱豈昔日之抑之易所可相提並論者哉衛武公作抑之詩使人日誦於側以自警彼諸侯也尚知以是為棘則予之不忘舊日之命而益勵日新之德於以代左右史之識通公府之志不亦宜乎重華宮之抑齋其権輿也故書記於室

開新河記

熱河之水有二其自東北來者為固都爾呼河三源滙而為一即水經注所謂武列水也繞山莊東北錘峯下

中關東溫泉為一源又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滙之遂有熱河之名東南流入於灤其水雖大然向有隄以障之時復培葺故得循軌而有所歸宿即盛漲不為患其自西來者為廣仁嶺及獅子嶺諸山之水水本無源常時無涓涔跡雨後則循山東赴至西紅橋轉而北又由東紅橋轉而南始緣南山溝流入熱河而溝道紆狹久復淤墊故宣導不能速向以其無大患亦遂易而忽之己卯夏大雨驟霪西南諸山水一時並集平地漲丈餘經西紅橋趨奚北山下石激波

轉勢益洶悍自北而南衝擊東紅橋奔湍溢越市廛廬舍當之者多隨波而圮事聞發內帑賑恤且量漂屋楹數給貲繕復之及庚寅災仍如之其賑恤繕復亦如之夫十年之間兩遭其害警於已事曷可不籌度以善其後顧無源之水不能以有形治惟順其勢而疏之使下流暢達則其上自不復壅潰為害防弭之道無過於此葢是水之致患徒以兩紅橋溝狹而不能容耳若舍此狹溝使緣南山下新濬河寬而能容東赴熱河宜免搏

擊之勢廼命內大臣三和御前大臣努三等偕直隸提督王進泰熱河道明山保由南山下寬開河道西自同知衙前東至旗營長六百九十餘丈闊皆七大深隨地形高下自三尺八寸至一丈二尺有差其河身經流有直民居者令移構岸旁高地仍計屋授之值俾各得安處工始於辛卯三月初至六月中告蕆通費內府金一萬三千兩有奇新河既成是秋雨復大漲復盛而水皆循河安行無遏無溢其效固已立覩矣熱河自

皇祖締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四方之民環集輻輳駢坒殷闐廛若都會朕敬繩

祖武歲奉

聖母駐此承

志頤和因以順時行蒐習武從官衛士之扈行以逮新舊諸藩之執役者内外咸集以故熱河烟火之廛月益歲增則計所以保聚而安全之者誠為切要而此新河之利尤大且遠也繼此之修濬惟勤毋使堙塞實益斯

土者之責可不慎諸惟兹廣仁嶺下為每年躬迓
安輿所必至爰即疏河起處規隙地樸築數椽以備憩
候其前實臨經涂因植碑為亭記其原始以詒示無斁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
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携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
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
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為外圍而羈縻之

若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概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為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非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

年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圖麗琛等假
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為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
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即阿玉奇之曾孫也以
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
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投中國興
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啟行由額濟勒歷
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

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
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
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
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
我副都統唐喀祿唐喀祿于戊寅四月偕厄魯特散秩大臣和碩齊率兵追捕逸賊至布古什河
源射舍楞弟勞章扎布什而擒之既而舍楞至稱欲投
誠請釋其弟唐喀祿雖許而疑其詐欲先擒舍楞和碩
齊云擒之無益不若招之使降越日舍楞說稱欲入覲
且攜衆至唐喀祿益疑之和碩齊復言彼畏我兵威不
敢動移留親往撫諭之唐喀祿信其言從數人往既至
和碩齊勸令解鞍去橐鞬俄頃變作唐喀祿遂遇害和

頑齊即降賊尋擒獲伏誅舍楞乃竄俄羅斯境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為之少慼而畧為備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什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汛設偵籌儲峩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即命隨圍觀獵且於山莊

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策凌等之後遂以平
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
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為我大
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掾先券閱後成愜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荅
祖恩益凜

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為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為不宜受俄羅斯叛臣虜啟邊釁益舍楞即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既來歸即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之人既至近界毆之使去彼不刦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為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嚮

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爲況體

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畜力爲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土爾扈特部衆長途疲頓凍綏幾不能自存因命舒赫德等分撥善地安置仍購運牛羊粮食以資養贍置辦衣裘廬帳俾得禦寒並爲籌其久遠資生之計令皆全活安居咸獲得所　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

歸順歸降之不同既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可定葢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為盡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為盡善也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恤不亦宜乎土爾扈特歸順源委已見前記兹記所以優恤之者方其渡額濟勒而來也户凡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犂者僅以半計夫此遠人嚮化携孥挈屬而徠其意甚誠而其佔危求息狀亦甚憊既撫而納之苟弗為之贍其生猶弗納也贍之而弗

為之計長久猶弗贍也故自開其來及其始至以迨於今惟此七萬餘衆凍綏阽瘠之形時懸於目而側於心凡宵旰所究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為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息驅往供饋則以屬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廵撫文綬惟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

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里岡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十有四萬而哈密闢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庚米麦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曁回部諸臣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六萬一千餘匹棉五萬九千餘斤氊廬四百餘具而給庫貯之氊棉衣什布幅不與焉計儲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貸路費及宴次賚予不與焉其

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餼而來至則錫封爵封渥巴錫為卓里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為布延圖親王舍楞為弼里克圖郡王功格為圖薩圖貝勒默們圖為濟爾噶爾貝勒沙喇扣肯為烏察拉爾圖貝子棄勒木丕爾為阿穆爾靈貴貝子德爾德什達木拜扎爾桑為頭等台吉恩澤為四等台吉其未至之巴木巴爾亦封為郡王旺丹克布騰封為貝子拜濟呼封為公餘封台吉等秩有差備恩禮各賜鞍馬橐鞬黃褂並賜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黃鞶舍楞功格默們圖沙喇扣肯紫鞶其汗王皆賜三眼翎目勒目子雙眼翎餘皆花翎並視其爵秩錫以章服其往也復慮其身之生不宜內地氣候蒙古以已出痘為熟身未出痘為生身其生身者多畏染內地氣候出痘則命由邊外各臺歷巴里坤以行而迎及送並

遣大臣侍衛等護視之用以柔懷遠人俾毋致失所或有以為優恤太甚者葢意出於鄙吝未習聞國家成憲毋惑乎其見之隘也昔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為厄魯特所殘破率全部十萬衆來歸

皇祖矜其窮厄

命尚書阿喇尼等往撫之發歸化城張家獨石二口倉儲以賑其乏且足其食又

勑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茶布以給其用採買牲畜以資其生遂皆安居得循法度樂休養迄今八十餘年喀爾喀衆以康熙二十七年來歸畜牧日以蕃生殖日以威樂樂利殷阜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禄恪守藩衛一如內扎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戴

聖祖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朕惟體

皇祖之心為心法

皇祖之事為事惟兹土爾扈特之來其窮厄殆無異曩

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為之籌畫無弗詳賙恵無少靳優而恤之且計長久庸詎知謀之勞而費之鉅乎兾玆土爾扈特之衆亦能如喀爾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務生殖勿替厥志則其世延爵祿長享昇平之福又何以異於今之喀爾喀哉用是臚舉大凡勒石熱河及伊犁俾土爾扈特汗王部衆咸識朕意且以詔自今以往我諸臣之董其事者

土爾扈特部紀畧

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為實君子弗為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護已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為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史筆以記千載之公是公非余之為土爾扈特部之紀畧亦亶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也葢嘗詠之詩載之紀皆以為始自阿玉奇汗溯而上之荒畧不可考此亦述向之所聞者而書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茲以其𡟆至乃得一一詳徵其實為之重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

覈哉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入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孫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為汗無所統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尚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

藏而回遂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為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汗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户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逐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為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即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絶嗣其一曰郡木策楞四傳而至巴木巴

爾今封郡王其一即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汗棚楚克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袞扎卜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袞扎卜乃渥巴錫之祖沙克都爾扎卜之親弟故其子孫為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卜子孫皆隨渥巴錫而來其戶口之數已見前記茲惟記其始祖所自出並証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至其重黄教置鄂拓克宰桑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益準噶爾之紀略紀

其全部之盛衰而兹土爾扈特之紀略則紀其世系之詳悉云爾

御製文二集卷十一

御製文二集卷十二

記

古玉斧珮記

内府銅玉諸器率以甲乙别等第兹古玉斧珮一白帇截肪赤帇雞冠土漬塵蒙列其次爲丙而棄置之庫亦不知幾何年矣偶因檢閱舊器覺有所異命刮垢磨光則穆然三代物也嗟乎物有隱翳埋沒於下不期而遇

識拔尚可為上等珍玩若夫貞榦良材屈伏沉淪莫為之剪拂出幽以揚王庭而佐治理是誰之過歟吾於是乎知懋吾於是乎知懼

淳化軒記

淳化軒何為而作也以藏重刻淳化閣帖石而作也蓋自伏滔崆峒之銘石虹堯碑之文歴代相傳石刻尚焉然物有其成必有其壞世遠年湮真偽莫辨則漢唐且難得其全者無論周秦以上矣故言帖必以趙宋為猶

近而宋帖必以淳化為最美重刻之由考稽之故已見於帖前之旨冊後之跋茲不復記記所以藏石作軒之故云石刻既成凡若干頁使置散之慮其有失也爰於長春園中含經堂之後就舊有之迴廊每廊砌石若干頁恰得若干廊而帖石畢砌焉廊之中原有蘊真齋因稍移齋於其北即舊基而拓為軒事起藏帖則以帖名名之夫淳化宋太宗之紀年也為人君者即不能以唐堯虞舜為師亦當以夏甲周成為軌所謂取法乎上僅能

得中耳若宋太宗始終家國之間慙德多矣吾所不取而又有何慕於淳化而以之名軒為哉

閱永定河記

永定河之本無定也此氣數之可以授其權於人事者也無定河之求永定也此人事之不可以諉其柄於氣數者也自前歲夏秋瀕河田廬被潦特命高晉裘曰修周元理等會勘利病所由發帑五十餘萬金大加疏築浹歲訖功農臻倍稔遂俞所請以今春省成事而詔之

曰河之工兹式集矣雖然朕能遽信為一勞永逸計乎
昔之河故無工也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蒿目民艱為畿甸東南勤求保惠之
政莫若興建隄工遡自康熙三十七年始事迄今億兆
蒙庥淪浹肌髓中間偶值水旱不齊此溢彼淤遷流遞
易自安瀾城而柳岔口而王慶坨而氷窖草壩而賀老
營而今之調河頭或北或復南凡六徙皆審時度勢善
為相導惟務順小變以歸大常而於

成謨罔敢稍斁斯誠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曁朕躬數十年來繼

志繩

武之苦心不容自已者何者在河固無一勞永逸之方在治河實有後樂先憂之責也或者耳食漢田蚡天事非人力及晉杜預請決諸陂之屬見謂棄地與水可聽無定者之所之嘻何其戾耶夫以水故棄地猶可並地故棄人可乎予于輿氏稱神禹行所無事無事而曰行則

必有無事之事所謂疏瀹決排者非耶以黃河證之積石龍門故蹟可按而商患五遷周移千乘即已世近而事殊厥後赴海南趨殆更燕齊與吳之境雖神禹復生亦難力挽以從其溯第更一境即治一境仍與當年奠源之績等耳豈竟以不治治之耶桑乾流經近圻勢若建瓴非挾沙將一洩而無餘惟挾沙又四出而莫遏運道民生無隄曷賴前此督臣孫嘉淦建議試開金門閘上游中亭河遂不能容所至村莊漫溢幸急飭堵閉民

獲安居尤近事之足為炯戒者且朕匪直為愛護已成之工起見也假令是河在今日尚無隄工而籌運道策民生朕亦必自為始事之舉易地以觀益知我

皇祖

皇考黙鑒今日之發帑疏築有

深許為後

先克紹者矣不然者惡勞惜費朕寧必大矯乎人情而甘為是汲汲也哉是行也往復周諮既嘉大吏能體朕

意猶慮其不克堅持定識勉繼前功爰特揭大指銘之
河上其他條具規制存乎神而明之者皆不書

避暑山莊紀

思堂記

圓明園之紀

思堂紀受

思之自避暑山莊之紀

思堂紀受

恩之蹟名同而實異文異而事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葢

皇祖養育予於宫中之旨原降於圓明園之紀

恩堂兹不復贅然其時實仍居

皇考藩邸中及從

皇祖來避暑山莊乃

賜居斯堂之側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謂萬壑松風者夙

興夜寐日覲

天顔綈几緗書或
示章句玉筵傳膳每
賜芳飴批閲章奏屏息侍
傍引見官吏承
顔立側或
命步射以示衆臣持滿連中
皇祖必為之色動至於釣魚而得則
令持去以給

皇考若隔旬餘半月則
遣往獅子園以謁
聖母而其年秋隨
皇祖幸木蘭又有宜紀者入木蘭初圍場曰永安莽喀
圍中有一熊
皇祖御火鎗中之熊伏不動久之
皇祖謂其已斃命御前侍衛引予去射之
意欲使予於初圍得獲熊之名也其時予甫欲上馬而

熊哭起奔前

皇祖御虎鎗殪之事畢入武帳

皇祖顧

温惠皇貴太妃指予曰伊命貴重乃以射熊事告之曰使伊至熊所而熊起馬驚成何事體又一日虞者告有虎

皇祖命二十一叔父後封慎郡王者往予跽奏請去

皇祖曰汝不可去俟朕往之日携汝去耳似此

深恩彼時不知至於今每一念及即欲墮淚夫五十餘
年之事歴歴如昨而予六旬有三亦視曾孫矣不有以
紀之予若孫其何由知之此予所以追憶而涉筆也予
若孫其尚念我
皇祖何以
眷顧我之深及我之乾乾矻矻何以不敢負
皇祖之恩將億萬斯年永丕基而承
天眷胥在是矣詎惟一堂之記云乎哉

白塔山總記

京都於唐為范陽於北宋為燕山遼始稱京金元明因之雖城郭宮市建置沿革時或不同而㳂陽都會居天下之上游俯寰中之北拱誠萬載不易之金湯也宮殿屏扆則曰景山西苑作鎮則曰白塔山白塔山者金之瓊華島也北平圖經載遼時名曰瑶璵或即其地元至元時改為萬歲山或曰萬壽山至明時則互稱之或又謂之大山子見王紱北京八景圖識語中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順治

年間建白塔於山頂然考燕京而詠八景者無不曰瓊島之春陰故予於辛未年題碣山左亦仍其舊所爲數典不忘之意耳山四面皆有景惜春明夢餘録及日下舊聞所載廣寒仁智之殿玉虹金露之亭其方隅曲折未能盡高下窈窕之致使人一覽若身步其地而目其概葢地既博而境既幽且禁苑森嚴外人或偶一窺視或得之傳聞其不能覼之切而記之詳也亦宜兹特界爲四面面各有記如柳宗元之鈷鉧石城諸作俾因文

問景者若親歷其間嘗鼎一臠足知全味云爾

塔山南面記

永光殿之北跨太液為橋南北各有坊南曰積翠北曰堆雲過堆雲坊即永安寺殿曰法輪殿後石磴拾級而升得稍平道左右二亭曰引勝曰滌靄復因迴疊石中仍拾級左右各為洞玲瓏窈窕刻峭摧崣各極其致蓋即所謂移艮嶽者也穿洞而上適與拾級而上者平洞之上左右各有亭覆之曰雲依曰意遠平處為覆殿前

曰正覺後曰普安兩廂各有殿東曰聖果西曰宗鏡又自永安寺墻之東緣山而升路中有振芳亭再升為慧日亭稍西則順治年間建塔碑記及雍正年間重修碑記復畧升則進普安殿之東廊矣其寺墻之西亦緣山而登半山有亭扁曰蓬壺挹勝再登則為悅心殿偶臨塔山理事引見恒於此其後為慶霄樓每逢臘日奉皇太后觀冰嬉之所也悅心殿東側書屋為静憩軒轉石屏入墻門則仍普安殿自殿後陟石階將百磴即山

頂白塔建於此塔前琉璃佛殿曰善因考日下舊聞山頂為廣寒殿蓋即建塔之所山中為仁智殿則今普安佛殿是塔後列刹竿五或謂之轉梵經或謂之資瞭遠其下為藏信礮之所八旗軍校輪流守之盖國初始定燕京設以防急變者雍正年間復申明其令載在史策其發信礮金牌則藏之大内予因思之比及藉此知守其失守已多矣然而覩此知懼凛

天命畏民嵒戒盛滿之志繫苞桑之固則信礮之制豈

非

祖宗之良法美意萬世所當慎守者乎

塔山西面記

室之有高下猶山之有曲折水之有波瀾故水無波瀾不致清山無曲折不致靈室無高下不致情然室不能自為高下故因山以構室者其趣恒佳慶霄樓既據山之高樓西緣廊而降有二道其一向南不數武為一房山蓊房中覆湖石成山云歷磴以下為蟠青室迴廊環

其外緣廊北降達山之西憑廊向南俯睇有深淵東則山之西脚而山半腰有亭曰揖山乃從悅心殿西角門而出者其下峭壁插入滉然靚然若龍湫之有神物也波與太液通石橋鎖其口橋之南步隄東轉可通悅心殿及永安寺前橋之北則琳光殿前為山西總路矣又其一轉而北有亭焉曰妙鬘雲峯歷石磴而下則水精域其下有古井古井向有記闕諸家記載謂引金水河轉機運斛之非及輦土壓勝之謬凡山之陰山之麓所

為屈注飛流線溪畝池皆綆汲此井以成其勢水精域之下為甘露殿又下為琳光殿則就平陸為山西之路轉而北為閱古樓樓壁砌三希堂法帖碑版攀梯而登與平地稍北則鑑畝室窓臨清池即鑿山溪引古井之水也閱古樓後極平臨山溪石橋架其上度橋有小石亭梁柱皆泐詩過亭嵰岈崱屶徑祗容人攝齊而上出巖牆門與慶霄樓後門相望而山西之景畧畢

塔山北面記

自閱古樓巖墻門出轉而東則邀山亭又東北則酣古堂堂之東室倚石洞循洞而東則寫妙石室堂與室之南皆塔山之陰或石壁或茂林森峙不可上而室之東間乃樓也踏梯以降復為洞窗㝜窅映若陶穴若嵌竇旋轉光怪不可殫極若是者行數百武向東忽得洞門出則豁然開朗小丁三間曰盤嵐精舍而其南則仍石巖陡立然羊腸之徑可以躋而上達看畫廊廊屬山東景玆不復綴自精舍轉而北至環碧樓緣飛廊而下

側嵌巖室折而西為小山亭額曰一壺天地西扇面房額曰延南薫其盤嵐精舍之西由洞門北行數十武亦達扇面房自房而西為小崑邱邱蓋畝鑑室水盈池則伏流不見至邱東始劈巖而出為瀑布沿溪赴壑而歸墟於太液之波又西為銅露盤銅仙竦雙手承之高可尋尺此不過綴景取露實不若荷葉之易則漢武之事率可知矣又西為得性樓為延佳精舍為抱沖室為鄰山書屋名雖殊而因高以降或一間或兩架皆隨其宛轉

高下之趣而各與題額又自畝鑑室北墻門而出緣山
蹊亦可達此至鄰山書屋則就平地廊接道寧齋矣其
東乃漪瀾堂蓋山之北以堂與齋為主室而圍堂與齋
北臨太液延樓六十楹東畫倚晴樓西畫分凉閣有碧
照樓遠帆閣分峙其間各對堂與齋之中南瞻窣堵北
眺滄波頗具金山江天之概故登樓與閣偶有吟詠無
不以是為言由漪瀾堂而東則蓮華室以奉大士及妙
法蓮華經得名出墻門而南則為塔山東面之境矣若

夫各室內或題額或聯語率銘意寄興無關於景概之全斯則不悉載

塔山東面記

因舊置而修飾之謂之沿易新建而瓶為之謂之草山之南沿者多而建者少山之北草者夥而置者稀然東北泐璵島春陰之石幢雖出於新建亦實述其舊置由石幢登山逕為看畫廊其上則交翠庭庭之下廊之側攀援石洞以出為古遺堂對之者巒影亭自堂躡梯以

下仍依洞以出為見春亭遂循東岸可至半月城前而
自交翠庭步嶺路至智珠殿者分左右階而下亦達半
月城前舊殿原據城上埤堄即平地基也過石橋則陟
山門而白塔山四面之事畢矣白塔建自順治八年辛
卯至於今蓋百有二十年矣夫士民之家尚以肯構為言
況茲
三朝遺蹟地處禁䒾聽其荒廢榛蕪為弗當然予自辛酉
壬戌之間始稍稍有所葺建至於今凡三十年而四面

之景始畢成而爲之記雖云發内帑以徐爲之然而視春明夢餘録日下舊聞所載有過之無不及矣知我罪我吾豈能辭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十二至十六

集部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三

記

文淵閣記

國家荷

天庥承

佑命

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

而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故予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繫故乃下明詔勅岳牧訪名山搜祕簡并出

天祿之舊藏以及世家之獨弆於是浩如淵海委若邱山而總名之曰四庫全書蓋以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也乃掄大臣

俾總司命翰林使分校雖督繼晷之勤仍予十年之暇
夫不勤則玩日愒時有所不免而不予之暇則又恐欲
速而或失之踈畧魯魚亥豕因是而生語有之凡事豫
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
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
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
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兹以貯書所為名實適相副而
文華殿居其前乃歲時經筵講學所必臨於以枕經葄

史鏡已牖民後世子孫奉以為家法則予所以繼繩

祖考覺世之

啟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閣之

制一如范氏天一閣而其詳則見於御園文源閣之記

文源閣記

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閣為巨擘因輯

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既圖以來乃知

其閣建自明嘉靖末至於今二百一十餘年雖時修葺

而未曾改移閣之間數及梁柱寬長尺寸皆有精義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於是就御園中隙地一倣其製為之名之曰文源閣而為之記曰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且數典天

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徑庭也夫

文津閣記

輯四庫全書分為三類一刋刻一抄録一祇存書目其刋刻者以便於行世用武英殿聚珍版刷印但邊幅頗小爰依永樂大典之例槩行抄録正本備天禄之儲都為四部一以貯紫禁之文淵閣一以貯盛京興王之地一以貯御園之文源閣一以貯避暑山莊則此文津閣之所以作也蓋淵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

焉欲從支派尋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則躡迷途而失正路斷港之譏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麗乎天龍門之名標乎地是知津為要也而劉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者實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莊居塞外伊古荒畧之地而今則閭閻日富禮樂日興益兹文津之閣貯以四庫之書地靈境勝較之司馬遷所云名山之藏豈啻霄壤之分也哉

快雪堂記

淳化閣帖之重刊以內府向有賜畢士安之初刻而世鮮原本用以永其壽而公後來臨池習書者也爾時並有以覔快雪堂原刻為請者（其人為裘曰修）置而弗許蓋以淳化所收頗富其內不過鈇一快雪帖耳餘則倍蓰勝之至彼墨蹟則早收入石渠且刻之三希堂法帖矣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乃令楊景素以快雪石刻來獻且云快雪堂石刻本故臣馮銓所集其子孫不能守鬻於閩之

黄氏茲黄氏復不能守臣曾督閩知其事故貰之以獻欲却之則事已成且舉闗翰墨非貢諛逢惡之為因受之並築堂為廊以嵌石版從淳化軒之例也石版長短寛窄不一且有木刻三版因命内府摹淳化之善手重撫其蹟而泐之石俾長短寛窄較若畫一其木版仍置堂中以記數典列觀兩廊秩如彬如弗啻黄氏所未營而亦馮氏所未逮矣夫快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然循名責實三冬未逢時玉蒿目焦心又何有於悦目娯

志而閲古則增滄桑之歎問今益凛好惡之戒凡吾所為記多出於誌愧而不出於誌喜也

河復記

河之復也以隄合龍隄之合龍也以

天佑

神助然

天之佑廣大精微不可以一二事舉亦不可以一二日期

神之助則有可以
顯示昭靈事舉日期者此義已見於丁酉陶莊
河神廟之文而今復有
顯示昭靈聲應底績之䝉是不可以不記儀封決口之
築移金門開引河歷以年餘訖未成功亦無別法於舊
冬仍為大開引河圖挈溜歸壑之為及今春二月阿桂
等始有十一日兩壩自行合龍隨填壓芟土不逾數刻
金門立見斷流俟十分穩固即馳報合龍之奏未數日

而合龍之奏果至然所謂自行合龍之語不解何謂茲
阿桂以善後大局已定來
行在復命細問之乃稱二月十一日儀封漫口未合龍
以前金門尚濶三丈水深十一丈餘至午時忽報順黃
南壩沈墜驚往勘視則南壩埽根全勢向北移走陡與
北壩接連時金門水面深止一二丈爾時見機可乘隨
將合龍稭料趕緊填壓不三四刻已見斷流而埽底亦
無翻花過溜若非南壩向北沈墜移走則三丈口門下

埽合龍非三兩日不能完竣今機緣巧合因敗為功以
兩載之勤劬妝功片刻實由
至誠感名
天和
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更非在事諸臣所敢望云云
自前歲河決後予無日不叩
天禱
神冀速合龍以佑蒼生昨初十日渡黃於香棚及陶莊

原書葉次誤號

河神廟更益竭誠默禱而十一日遂有兩壩自行合龍黃流順歸故道之事此豈非

天佑

神助前記所謂適逢其時者歟予非敢自詡誠之能感若謂能感則自前歲至今二月初十以前豈誠之未至耶而

神之顯示昭靈實不可以不誌或謂陶莊在江南儀封在河南云一則不可兩處各有廟云二則此未必能及

彼夫一佛而為千百億化身姑不必論即蘇東坡論韓
昌黎所謂如水在地中無往不在昌黎不過文宗尚能
如是而福國佑民之
正神固當論其在此在彼是一是二耶及豢
庇蔭合答
麻祉予惟虔罕孜孜日甚一日永祈
安瀾之錫儀封合龍處已命建
廟答貺當别有記而此陶莊實予竭誠豢

佑之所因命樹碑紀實親書泐石一如前建廟之例時庚子歲暮春上澣之吉也

戒得堂記

孔子三戒之論朱子注謂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又引范氏之言以為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蒙引又引新安陳櫟之語以為志亦定向於理志有善惡理無不善諸說繹聖析理各抒所見亦既擇之精而語之詳矣我

皇祖聖壽望七時嘗欲鐫通用小璽命內廷翰臣擬文
皆無當
聖意者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此語聞之張照盖爾時
伊在南書房裏行也然當時
聖意引而未發予今年亦屆七袠於元旦試筆即檃括
此語為什茲駐蹕避暑山莊乃
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璽之處而予受
恩之所也適作書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即以此題額而

為記以聞

皇祖之義曰帝王之學與佔畢書生有不同則所戒亦當各異未定方剛之戒茲不復論茲所戒者當在得矣而得豈與庶人同乎欲得賢才而用之此可戒乎欲得億萬年永承

天眷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寧萬姓樂業此可戒乎欲得五風十雨屢綏普徧此可戒乎若夫欲得貨財為瓊林大盈金花内帑之私則是剜肉補創自速其亡之舉

古有明戒而戒及此其亦小矣因敬思
皇祖所云戒得者其在擴土兼遠之為乎擴土兼遠之
不已必有窮兵黷武之事我
皇祖雖征朔漠復衛藏非窮兵也不得已也予小子欽
承
先志亦既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擴土不為不遐兼遠
不為不備然非敢恃兵之强將之畧而窮黷以逞已之
欲亦惟是不得已而用之耳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今則壽登七旬亦既老矣尚何所不足敢弗以

皇祖之戒為戒乎如是則先儒所謂志氣血氣胥不外一理然此理實非佔畢儒生所得同而或有合於我

仁祖垂示萬禩之義乎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三

御製文二集卷十四

記

玉甕記

昔閱輟耕錄及金鰲退食筆記知有元時玉甕而論爲西華門外道人貯菜器命以千金易之仍設承光殿一再題詠亦既惜剔凡惕殷鑒矣既而定回部悉有產玉之山孕玉之水蓋水孕者精而山產者鉅因命輿致一

山產者為玉甕則較承光殿所設者質美而工精於庚寅春與諸翰臣聯句而落成之一之為甚豈可再乎乃今復有玉甕之記則以事有不期而文有紀實所以誌吾幸抑以誌吾過也其誌吾幸也若何回部遠在萬里之外自古中國所不能臣今則一視郡縣取攜自如且元時僅能致其一今則有其二而質美器鉅乃過之雖弗侈言懷畏而較有元為勝此吾所以為幸也其誌吾過若何方取斯玉於密爾岱之山也司事之臣蓋馱葉

爾羌之大臣瑪爾興阿於凡鑿採遞運無不給以日價茶鹽衆回初無工役之苦其後高樸代之不唯減其官給抑且勞以私力為竊取牟利之計於是窮回胥怨幾致激變幸因塞提卜阿爾迪之訐命永貴審明置高樸於法而回衆始安高樸代瑪爾興阿為葉爾羌駐劄大臣到任後勒索回衆金寶剋減官給回人之茶鹽又與伯克厄對阿布都舒庫爾郭普爾等通同作弊請開密爾岱山派回人三千餘至山採玉所獲大小玉料無算勾通奸商私售牟利回衆彼累無不怨憤適命永貴至彼經阿奇木伯克塞提卜阿爾迪列款呈首永貴據實入告事始敗露若再擾累日久葉爾羌回衆憤怨益深必致激生變故因諭永貴將高樸等

嚴訊明確即於該處正法示衆其派往賕玉之回人並令查明免其來年應納之稅以示體恤回衆始各歡然

寧貼

此吾所以為過也夫為幸不過騁一時之觀設為過而反之不速則或失土地而興兵戎成何事體不將貽笑後世乎然其反之之速蓋難言矣夫非明理識人公而無私正而能斷未有不因遲疑以致決裂者今則誅債轅而致重器葉爾羌萬里以外群回安堵有熙皡之樂免兵戈之苦是吾於誌過之中而又有大誌幸者存焉故為文汎甕中吾子孫視此文當以吾之過為戒不

可以吾之幸為可幸徼尚慎旃哉

戒得堂後記

戒得之義於前記言之宜無不盡茲後記何為而作也曰前記之義蓋言其欲得茲後記之義乃言其已得欲得者有形得與失任彼其過小已得者無形得與失任已其過大茲後記之戒所以不可不謹不可不作也夫已得則有形而吾謂之無形且曰任已而其過大者何試以吾之所得者言之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不為不

遐不為不倫是皆有形者然而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伏於無形苟有或渝復隍隨之故戊寅之歲作勒銘伊犁之碑於凡栽培傾覆之道乜種萬里外非計之得三致意焉至今亦廿餘年矣荷天之寵疆宇日以安耕闢日以廣方敢言有形之得而吾心之慄慄危懼於無形以戒夫或有所失而不能保其得全之意豈謂此一記遂足以息吾肩而卸吾責哉亦惟日慎一日以待吾歸政之日而已爾

文湖閣記

輯四庫之書分四處以庋之方以類聚數以偶成文淵文源文津三閣之記早成則此文溯閣之記亦不可再緩因為辭曰

權輿二典之贊堯舜也一則曰文思一則曰文明蓋思乃蘊於中明乃發於外而胥藉文以顯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繼堯舜之心傳也世無文天理泯而不成其為世夫豈鉛槧簡編云乎

哉然文固不離乎鉛槧簡編以化世此四庫之輯所由亟亟也茲則首部告成綱紀已定與之暇以究其核督之勤以防其忽乙夜幾暇亦疊披覽怪僻側艷滌濯剗磢犂然理明衮然文顯所餘三部惟鈔胥之事然而豕亥陶陰猶不可不讐校也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義者蓋取範氏天一閣之為亦既見於前記矣若夫海源也衆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閭何洩則仍運而為

源原始反終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則窮源之徑而溯之是則溯也津也實亦迨源之淵也水之體用如是文之體用顧獨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遡澗求本之義而予不忘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重華宮記

宮殿之制乾清坤寧二宮為紫微正中左右各二永巷每一永巷以次列三宮斯為十二宮其後東西以次各

列五所重華宮則昔之西二所也雍正年間予蒙
賜居於此即位後應升為宮彼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
玉擬以重華為額雖頌之意耶而規即在此是以俞而
稱之夫重華協帝豈易言哉必有所以勅幾興事知人
安民而其本則在於審危微之心執精一之中是以四
十餘年惟日孜孜宵衣旰食雖未致隕越而於熙世化
民究無所成是故紀
恩堂之記為於丙戌抑齋之記作於辛卯凡所以遲遲

慎重者恐有言行不符致負初心耳若夫重華宮之記自不可闕而其應慎重又奚啻前二記之比哉少而居之長而習之四十餘年之政皆由是而出之茲去歸政之年亦祗一紀然予猶是予也政猶是政也裒匾猶是裒匾也而戶口日以增穀帛日以昂養且不能那更言教蒿目焦心難臻大當迴思居是宮勤聖學而談王道不啻莫之有為而竟失於無策則是記也亦自訟自責之章益增慚愧而已昔宋孝宗倦勤之後所居號重華

宮此係近年觀武林舊事而知者其名不約而同然既為上皇奚取重華之義彼其之人實非予所羨也一紀之後將退居寧壽宮亦不忍移此名於彼蓋宿學之所安舊劍不能忘也是以四十八年以來元旦除夕無不於此少坐新正與諸臣茶宴聯句率為例典異日歸政或時一來臨更成佳話其能踐斯言與否則敬俟昊蒼之眷佑今日之下亦不敢預為侈談也

五經萃室記

事雖大而無關於天理人心之正者不可灋其有文而

為之記事雖小而有關於天理人心之正者不可惘其

無文而弗為之記茲五經萃室之記蓋有合於後之所

云五經之有關於天理人心夫人之所知也而謂其事

小者徒以萃宋時岳珂所刻之五經故曰小然而六百

歲之間分之復合散之仍聚則其事亦不謂小而況闡

數大聖人之精微示天理正人心斯可惘其無文而弗

為之記耶岳珂所刻之五經奈何蓋自乾隆甲子時啓

萃宋元明三代舊板藏之昭仁殿名曰天禄琳琅其時即有岳氏所刻之春秋未詳其所由來亦不過與别部春秋一例載之天禄琳琅之書而已兹復得岳氏所刻易書詩禮記四種而獨闕春秋因思天禄琳琅中或有其書命細檢之則岳氏所刻之春秋故在其板之廷袤分寸無不脗合而每卷之後皆有木刻亞形相臺岳氏刻梓荆谿家塾印大小篆隷文楷書不等且每頁之末傍刻篇識如易之乾坤卦書之堯舜典之類其用心精

而紀類審即宋板之最佳者亦不多見也至於收藏家則易書詩蓋同經七八家而畧有異易書詩三經皆有晉府書畫之印及徐乾學季振宜陳定書李國壽陳氏世寶敬德堂諸印尚書又有軍懷李氏印蓋大同小異云藏禮記者四家晉府書畫印李國壽印軍懷李氏印敬德堂圖書印藏春秋者三家宋本印項氏萬卷樓圖籍印季振宜印夫岳氏之書既分而合幸合則不可使復分但天禄琳琅之書久成所録諸書皆以四庫分類架貯昭仁殿其丙申以後所獲之書別弆於御花園之養性齋以待續入兹撤出昭仁殿之春秋以還岳氏五

經之舊仍即殿之後廡所謂慎儉德室者分其一楹名之曰五經萃室都置一几是舊者固不出昭仁殿而新者亦弗闌入舊書中似此位置可謂得宜吾因思之位置一切政務亦能如是胥得宜乎所謂得宜者亦有合於天理人心之正而不違五經之旨乎刻書家多矣若兹分而復合者葢少遂命選善書者如影宋鈔之例通鋟其五經正本以壽世而公來者吾於是慨武穆之忠而喜其有文孫承繼家聲也又恨宋高宗之信奸相忘

復讐而自壞其長城也又謂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而司馬遷怨尤之語誠不足爲信史也

南巡記

舉大事者有宜速而莫遲有宜遲而莫速於宜速而遲必昧機以無成於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其惟敬與明乎敬者敬天明者明理敬天斯能愛民明理斯能體物千古不易之理也予臨御

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西師之事所為宜速而莫遲者幸賴天恩有成二十餘年疆宇安晏茲不絮言若夫南巡之事則所為宜遲而莫速者我

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茲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無言我

皇祖蕩蕩難名予藐躬瞠乎景仰述且弗能作於何有然而宜遲莫速之義則不可不明示予意也蓋南巡之典始行於十六年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大於河

工而辛未丁丑兩度不過勅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於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諭向來河臣率皆斬析清口恐干多費工料之議洪湖盛漲則開五壩下河一帶無歲不被偏災自壬午三次南巡始定高堰五壩水誌高一尺清口則開放十丈爲準俟秋汛後洪湖水勢既定仍如常接鑲口門俾是河臣恪守此法數十年來下河免受水患田廬并資保護丙申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爲向來清口每慮黃水倒漾康熙己卯春皇祖南巡親莅河干閱視形勢命於清口迤西隔岸挑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旋復淤墊其後庚辰辛巳壬辰甲午以及雍正庚戌歷命大臣會同河臣籌勘挑辦功迄未就嗣以黃水倒灌啣開陶莊引河更無善策乾隆丙申春諭河臣薩載詳悉履勘繪圖

貼說迓往指示即於是年秋興工至丁酉仲春蕆事開放新河大溜暢達既免黃流倒漾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因命建河神廟以答神佑詳見御製碑記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浙江海塘自戴家橋迤西皆柴塘不足資鞏護庚子南巡親臨閱視因飭該督撫於老鹽倉一帶改建魚鱗石塘仍諭令存留舊有柴塘以為重門保障辛丑壬寅等年陸續採辦石料勘估建築至癸卯八月該撫富勒渾福崧等奏報石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今甲辰更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浙江海塘老鹽倉一帶魚鱗石塘雖已全竣而章家菴以西惟藉范公塘土堤一道衛護形勢單薄不足以資捍禦因先期傳諭該督撫詳晰籌畫採石塊工茲甲辰南巡親臨指示不惜百餘萬帑金降旨一律接築石塘俾濱海黔黎永資樂利至於高堰之增卑易磚庚子南巡閱視高家堰工

據薩載請將三堡六堡等畀殘磚工加高余以磚工究不若石工之經久因命毋惜帑費一律改建石工分年修葺以冀永遠鞏固徐州之接築石堤並山丁丑壬午乙酉三次南巡均至徐城閱視河工形勢次第籌辦添築石隄俱用石十七層以資鞏固其舊有石工三段長九百七十餘丈較之丁丑新建石隄短少二三層於庚子南巡時命嵇璜薩載會勘一律加高十七層又自韓山至奎山一帶向止土堰茲亦一律接築石隄四百五十丈直連山脚俾濱河永保安居無不籌度咨諏得宜而後行是皆遲之又遲不敢欲速之為夫臣之事君其有知不可而强諍者鮮矣河工關係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故予之遲之

又遲者以此而深懼予之子孫自以為是而後之司河者之隨聲附和而且牟利其間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在他事則可在河工則不可河工而牟利宣洩必不合宜修防必不堅固一有蹉虞民命繫焉此而不慎可乎然而為君者一二日萬幾胥待躬親臨勘而後剔其獘日不暇給焉則仍應於敬天明理根本處求之思過半矣予之舉兩大事而皆幸以有成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慶施

惠羣臣所頌以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應為所謂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予嘗以此自勗也至於克己無欲以身率先千乘萬騎雖非扈蹕所能減而體大役衆俾皆循法而不擾民亦亟其難矣斯必有以振其綱而挈其要然後可以行無事而胥得宜實總不出敬明兩字而已故茲六度之廵携諸皇子以來俾視予躬之如何無欲也視扈蹕諸臣以至僕役之如何守法也視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視各省民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也

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而西師之事更不必言矣敬告後人以明予志